

第三十七回

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

话说晋文公在王城，诛了吕省、郤芮，向秦穆公再拜称谢。因以亲迎夫人之礼，请逆怀嬴归国。穆公曰：“弱女已失身子，恐不敢辱君之宗庙，得备嫔嬙之数足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秦、晋世好，非此不足以主宗祀，舅其勿辞！且重耳之出，国人莫知，今以大婚为名，不亦美乎？”穆公大喜，乃邀文公复至雍都，盛饰辎辂，以怀嬴等五人归之。又亲送其女，至于河上，以精兵三千护送，谓之“纪纲之仆”。今人称管家为纪纲，盖始于此。文公同怀嬴等济河，赵衰诸臣，早备法驾于河口，迎接夫妇升车。百官扈从，旌旗蔽日，鼓乐喧天，好不闹热！昔时宫中夜遁，如入土之龟，缩头缩尾；今番河上荣归，如出冈之凤，双宿双飞。正所谓“彼一时，此一时”也。文公至绛，国人无不额手称庆。百官朝贺，自不必说，遂立怀嬴为夫人。

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之时，使郭偃卜卦，其繇云：“世作甥舅，三定我君。”伯姬为秦穆公夫人，穆公女怀嬴，又为晋文公夫人，岂不是“世作甥舅”？穆公先送夷吾归国，又送重耳归国，今日文公避难而出，又亏穆公诱诛吕、郤，重整山河，岂不是“三定我君”？又穆公曾梦宝夫人，引之游于天阙，谒见上帝，遥闻殿上呼穆公之名曰：“任好听旨，汝平晋乱！”如是者再。穆公先平里克之乱，复平吕、郤之乱，一筮一梦，无不应验。诗云：

万物荣枯皆有定，浮生碌碌空奔忙。

笑彼愚人不安命，强觅冬雷和夏霜。

文公追恨吕、郤二人，欲尽诛其党，赵衰谏曰：“惠、怀以严刻失人心，君宜更之以宽。”文公从其言，乃颁行大赦。吕、郤之党甚众，虽见赦文，犹不自安，讹言日起，文公心以为忧。忽一日侵晨，小吏头须叩宫门求见。文公方解发而沐，闻之怒曰：“此人窃吾库藏，致寡人行资缺乏，乞食曹、卫。今

日尚何见为？”阍人如命辞之。头须曰：“主公得无方沐乎？”阍者惊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头须曰：“夫沐者，俯首曲躬，其心必覆；心覆则出言颠倒，宜我之求见而不得也。且主公能容勃鞞，得免吕、郤之难，今独不能容头须耶？头须此来，有安晋国之策。君必拒之，头须从此逃矣。”阍人遽以其言告于文公，文公曰：“是吾过也。”亟索冠带装束，召头须入见。头须叩头请罪讫，然后言曰：“主公知吕、郤之党几何？”文公蹙眉而言曰：“众甚。”头须奏曰：“此辈自知罪重，虽奉赦犹在怀疑，主公当思所以安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安之何策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窃主公之财，使主公饥饿。臣之获罪，国人尽知。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御，使举国之人，闻且见之，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，而群疑尽释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托言巡城，用头须为御，吕、郤之党见之，皆私语曰：“头须窃君之藏，今且仍旧录用，况他人乎？”自是讹言顿息，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。因有恁般容人之量，所以能安定晋国。

文公先为公子时，已娶过二妻，初娶徐嬴早卒，再娶偃姑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驩，女曰伯姬，偃姑亦薨于蒲城。文公出亡时，子女俱幼，弃之于蒲，亦是头须收留，寄养于蒲民遂氏之家，岁给粟帛无缺。一日，乘间言于文公，文公大惊曰：“寡人以为死于兵刃久矣，今犹在乎，何不早言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闻：‘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’君周游列国，所至送女，生育已繁，公子虽在，未卜君意何如？是以不敢遽白耳。”文公曰：“汝如不言，寡人几负不慈之名！”即命头须往蒲，厚赐遂氏，迎其子女以归，使怀嬴母之，遂立驩为太子，以伯姬赐与赵衰为妻，谓之赵姬。

翟君闻晋侯嗣位，遣使称贺，送季、隗归晋。文公问季、隗之年，对曰：“别来八载，今三十有二矣。”文公戏曰：“犹幸不及二十五年也。”齐孝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晋，晋侯谢其玉成之美。姜氏曰：“妾非不贪夫妇之乐，所以劝驾者，正为今日耳。”文公将齐、翟二姬平昔贤德，述于怀嬴，怀嬴称赞不已。固请让夫人之位于二姬。于是更定宫中之位，立齐女为夫人，翟女次之，怀嬴又次之。

赵姬闻季隗之归，亦劝其夫赵衰，迎接叔隗母子，衰辞曰：“蒙主公赐婚，不敢复念翟女也！”赵姬曰：“此世俗薄德之语，非妾所愿闻也。妾虽贵，然叔隗先配，且有子矣，岂可怜新而弃旧乎？”赵衰口虽唯唯，意犹未决，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：“妾夫不迎叔隗，欲以不贤之名遗妾，望父侯作主！”文公乃使人至翟，迎叔隗母子以归。赵姬以内子之位让翟女，赵衰又不可，赵姬曰：“彼长而妾幼，彼先而妾后，长幼先后之序，不可乱也。且闻子盾，齿

已长矣，而又有才，自当立为嫡子。妾居偏房，理所当然，若必不从，妾惟有退居宫中耳！”衰不得已，以姬言奏于文公。文公曰：“吾女能推让如此，虽周太妊莫能过也！”遂宣叔隗母子入朝，立叔隗为内子，立盾为嫡子，叔隗亦固辞，文公喻以赵姬之意，乃拜受谢恩而出。盾时年十七岁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举动有则，通诗书，精射御，赵衰甚爱之。后赵姬生三子，曰同，曰括，曰婴，其才皆不及盾，此是后话。史官叙赵姬之贤德，赞云：

阴姓好闭，不嫉则妒，惑夫逞骄，篡嫡敢怒。褒进申绌，服欢白怖，理显势穷，误人自误。贵而自贱，高而自卑，同括下盾，隗压于姬。谦谦令德，君子所师，文公之女，成季之妻。

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，乃大会群臣，分为三等，以从亡为首功，送款者次之，迎降者又次之。三等之中，又各别其劳之轻重，而上下其赏。第一等从亡中，以赵衰、狐偃为最，其他狐毛、胥臣、魏犇、狐射姑、先轸、颠颉，以次而叙。第二等送款者，以栾枝、郤溱为最，其他士会、舟之侨、孙伯纠、祁满等，以次而叙。第三等迎降者，郤步扬、韩简为最，其他梁繇靡、家仆徒、郤乞、先蔑、屠击等，以次而叙。无采地者赐地，有采地者益封。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：“向者投璧于河，以此为报。”又念狐突冤死，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，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。又出诏令于国门：“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，许其自言。”小臣壶叔进曰：“臣自蒲城相从主公，奔走四方，足踵俱裂。居则侍寝食，出则戒车马，未尝顷刻离左右也。今主公行从亡之赏，而不及于臣，意者臣有罪乎？”文公曰：“汝来前，寡人为汝明之：夫导我以仁义，使我肺腑开通者，此受上赏；辅我以谋议，使我不辱诸侯者，此受次赏；冒矢石，犯锋镝，以身卫寡人者，此复受次赏。故上赏赏德，其次赏才，又其次赏功。若夫奔走之劳，匹夫之力，又在其次。三赏之后，行且及汝矣。”壶叔愧服而退。文公乃大出金帛，遍赏舆僮、仆隶之辈，受赏者无不感悦。惟魏犇、颠颉二人，自恃才勇，见赵衰、狐偃都是文臣，以辞令为事，其赏却在己上，心中不悦，口内稍有怨言。文公念其功劳，全不计较。

又有介子推，原是从亡人数，他为人狷介无比，因济河之时，见狐偃有居功之语，心怀鄙薄，耻居其列，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，托病居家，甘守清贫，躬自织屨，以侍奉其老母。晋侯大会群臣，论功行赏，不见子推，偶尔忘怀，竟置不问了。邻人解张，见子推无赏，心怀不平；又见国门之上，悬有诏令：“倘有遗下功劳未叙，许其自言。”特地叩子推之门，报此消息，子推笑而不答。老母在厨下闻之，谓子推曰：“汝效劳十九年，且曾割股救君，

劳苦不小，今日何不自言？亦可冀数锺之粟米，共朝夕之饔飧，岂不胜于织屨乎？”子推对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惟主公最贤。惠、怀不德，天夺其助，以国属于主公。诸臣不知天意，争据其功，吾方耻之！吾宁终身织屨，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！”老母曰：“汝虽不求禄，亦宜入朝一见，庶不没汝割股之劳。”子推曰：“孩儿既无求于君，何以见为？”老母曰：“汝能为廉士，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？吾母子当隐于深山，毋溷于市井中也。”子推大喜曰：“孩儿素爱绵上，高山深谷，今当归此。”乃负其母奔绵上，结庐于深谷之中，草衣木食，将终其身焉。邻舍无知其去迹者。惟解张知之，乃作书夜悬于朝门。文公设朝，近臣收得此书，献于文公。文公读之，其词曰：

有龙矫矫，悲失其所；数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饥乏食，一蛇割股，龙返于渊，安其壤土。数蛇入穴，皆有宁宇，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。

文公览毕，大惊曰：“此介子推之怨词也！昔寡人过卫乏食，子推割股以进，今寡人大赏功臣，而独遗子推，寡人之过何辞？”即使人往召子推，子推已不在矣。文公拘其邻舍，诘问子推去处，“有能言者，寡人并官之。”解张进曰：“此书亦非子推之书，乃小人所代也。子推耻于求赏，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，小人恐其功劳泯没，是以悬书代为白之。”文公曰：“若非汝悬书，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！”遂拜解张为下大夫，即日驾车，用解张为前导，亲往绵山，访求子推。

只见峰峦叠叠，草树萋萋，流水潺潺，行云片片，林鸟群噪，山谷应声，竟不得子推踪迹。正是：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，文公亲自问之。农夫曰：“数日前，曾有人见一汉子，负一老姬，息于此山之足，汲水饮之，复负之登山而去，今则不知所之也。”文公命停车于山下，使人遍访，数日不得。文公面有愠色，谓解张曰：“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？吾闻子推甚孝，若举火焚林，必当负其母而出矣。”魏犇进曰：“从亡之日，众人皆有功劳，岂独子推哉？今子推隐身以要君，逗遛车驾，虚费时日，待其避火而出，臣当羞之！”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，周围放火，火烈风猛，延烧数里，三日方息。子推终不肯出，子母相抱，死于枯柳之下。军士寻得其骸骨，文公见之，为之流涕，命葬于绵山之下，立祠祀之，环山一境之田，皆作祠田，使农夫掌其岁祀。“改绵山曰介山，以志寡人之过！”后世于绵上立县，谓之介休，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。焚林之日，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，国人思慕子推，以其死于火，不忍举火，为之冷食一月，后渐减至三日。至今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各处，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，预作干糒，以冷水食之，谓之

“禁火”，亦曰“禁烟”。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，遇节，家家插柳于门，以招子推之魂，或设野祭，焚纸钱，皆为子推也。胡曾有诗云：

羁继从游十九年，天涯奔走备颠连。

食君刳股心何赤？辞禄焚躯志甚坚。

绵上烟高标气节，介山祠壮表忠贤。

只今禁火悲寒食，胜却年年挂纸钱。

文公既定君臣之赏，大修国政，举善任能，省刑薄敛，通商礼宾，拯寡救乏，国中大治。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，及内史叔兴，赐文公以侯伯之命，文公待之有加礼。叔兴归见襄王，言：“晋侯必伯诸侯，不可不善也。”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，不在话下。

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，不通中国，恃强凌弱，怪滑伯事卫不事郑，乃兴师伐之。滑伯惧而请成。郑师方退，滑仍旧事卫，不肯服郑。郑文公大怒，命公子士泄为将，堵俞弥副之，再起大军伐滑。卫文公与周方睦，诉郑于周。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、伯服至郑，为滑求解。未至，郑文公闻之，怒曰：“郑、卫一体也，王何厚于卫，而薄于郑耶？”命拘游孙伯、伯服于境上，俟破滑凯旋，方可释之。孙伯被拘，其左右奔回，诉知周襄王，襄王骂曰：“郑捷欺朕太甚，朕必报之！”问群臣：“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？”大夫颀叔、桃子二人进曰：“郑自先王兵败，益无忌惮，今又挟荆蛮为重，虐执王臣。若兴兵问罪，难保必胜。以臣之愚，必借兵于翟，方可伸威。”大夫富辰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古人云：‘疏不间亲。’郑虽无道，乃子友之后，于天子兄弟也。武公著东迁之劳，厉公平子颓之乱，其德均不可忘。翟乃戎狄豺狼，非我同类。用异类而蔑同姓，修小怨而置大德，臣见其害，未见其利也。”颀叔、桃子曰：“昔武王伐商，九夷俱来助战，何必同姓？东山之征，实因管、蔡。郑之横逆，犹管、蔡也。翟之事周，未尝失礼，以顺诛逆，不亦可乎？”襄王曰：“二卿之言是也。”乃使颀叔、桃子如翟，谕以伐郑之事。

翟君欣然奉命，假以出猎为名，突入郑地，攻破栎城，以兵戍之，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。周襄王曰：“翟有功于朕，朕今中宫新丧，欲以翟为婚姻何如？”颀叔、桃子曰：“臣闻翟人之歌曰：‘前叔隗，后叔隗，如珠比玉生光辉。’言翟有二女，皆名叔隗，并有殊色。前叔隗乃咎如国之女，已嫁晋侯，后叔隗乃翟君所生，今尚未聘，王可求之。”襄王大喜，复命颀叔、桃子往翟求婚。翟人送叔隗至周，襄王欲立为继后。富辰又谏曰：“王以翟为有功，劳之可也。今以天子之尊，下配夷女，翟恃其功，加以姻亲，必有窥伺之患矣。”

襄王不听，遂以叔隗主中宫之政。

说起那叔隗，虽有韶颜，素无闺德。在本国专好驰马射箭，翟君每出猎，必自请随行，日与将士每驰逐原野，全无拘束。今日嫁与周王，居于深宫，如笼中之鸟，槛内之兽，甚不自在。一日，请于襄王曰：“妾幼习射猎，吾父未尝禁也。今郁郁宫中，四肢懈倦，将有痿痹之疾，王何不举大狩，使妾观之？”襄王宠爱方新，言无不从。遂命太史择日，大集车徒，较猎于北邙山。有司张幕于山腰，襄王与隗后坐而观之。襄王欲悦隗后之意，出令曰：“日中为期，得三十禽者，赏辎车三乘，得二十禽者，赏以轺车二乘，得十禽者，赏以辎车一乘，不逾十禽者，无赏。”一时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，击狐伐兔，无不各逞其能，以邀厚赏。打围良久，太史奏：“日已中矣。”襄王传令撤回，诸将各献所获之禽，或一十，或二十，惟有一位贵人，所献逾三十之外。那贵人生得仪容俊伟，一表人物，乃襄王之庶弟，名曰带，国人皆称曰太叔，爵封甘公。因先年夺嫡不遂，又召戎师以伐周，事败出奔齐国，后来惠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辩解求恕，大夫富辰亦劝襄王兄弟修好，襄王不得已，召而复之。今日在打围中，施逞精神，拔了个头筹，襄王大喜，即赐辎车如数。其余计获多少，各有赐赉。隗后坐于王侧，见甘公带才貌不凡，射艺出众。夸奖不迭，问之襄王，知是金枝玉叶，十分心爱。

遂言于襄王曰：“天色尚早，妾意欲自打一围，以健筋骨，幸吾王降旨。”襄王本意欲取悦隗后，怎好不准其奏，即命将士重整围场。隗后解下绣袍，原来袍内，预穿就窄袖短衫，罩上异样黄金锁子轻细之甲，腰系五彩纯丝绣带，用玄色轻绡六尺，周围抹额，笼蔽凤笄，以防尘土。腰悬箭箠，手执朱弓，收束得好不齐整！有诗为证：

花般绰约玉般肌，幻出戎装态更奇。

仕女班中夸武艺，将军队里擅娇姿。

隗后这回装束，别是一般丰采，喜得襄王微微含笑，左右驾戎辂以待。隗后曰：“车行不如骑迅，妾随行诸婢，凡翟国来的，俱惯驰马，请于王前试之。”襄王命多选良马，鞴勒停当，侍婢陪骑者，约有数人。隗后方欲跨马，襄王曰：“且慢。”遂问同姓诸卿中：“谁人善骑？保护王后下场。”甘公带奏曰：“臣当效劳。”这一差，正暗合了隗后之意。侍婢簇拥隗后，做一队儿骑马先行。甘公带随后跨著名驹赶上，不离左右。隗后要在太叔面前，施逞精神，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，夸张手段。未试弓箭，且试跑马。隗后将马连鞭几下，那马腾空一般去了，太叔亦跃马而前。转过山腰，刚刚两骑马，讨个并头。隗

后将丝缰勒住，夸奖甘公曰：“久慕王子大才，今始见之！”太叔马上欠身曰：“臣乃学骑耳，不及王后万分之一！”隗后曰：“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，妾有话讲。”言犹未毕，侍女数骑俱到，隗后以目送情，甘公轻轻点头，各勒马而回。恰好山坡下，赶出一群麋鹿来，太叔左射麋，右射鹿，俱中之。隗后亦射中一鹿，众人喝采一番。隗后复跑马至于山腰，襄王出幕相迎曰：“王后辛苦！”隗后以所射之鹿，拜献襄王，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献，襄王大悦。众将及军士，又驰射一番，方才撤围。御庖将野味，烹调以进，襄王颁赐群臣，欢饮而散。

次日，甘公带入朝谢赐，遂至惠后宫中问安，其时隗后已先在矣。隗后预将贿赂买嘱随行宫侍，遂与太叔眉来眼去，两下意会，托言起身，遂私合于侧室之中。男贪女爱，极其眷恋之情，临别两不相舍。隗后嘱咐太叔：“不时入宫相会。”太叔曰：“恐王见疑。”隗后曰：“妾自能周旋，不必虑也！”惠后宫人颇知其事，只因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况且事体重大，不敢多口。惠后心上，亦自觉著，反吩咐宫人：“闲话少说。”隗后的宫侍，已自遍受赏赐，做了一路，为之耳目。太叔连宵达旦，潜住宫中，只瞒得襄王一人。史官有诗叹曰：

太叔无兄何有嫂？襄王爱弟不防妻。

一朝射猎成私约，始悔中宫女是夷。

又有诗讥襄王不该召太叔回来，自惹其祸。诗云：

明知篡逆性难悛，便不行诛也绝亲。

引虎入门谁不噬？襄王真是梦中人！

大凡做好事的心，一日小一日，做歹事的胆，一日大一日，甘公带与隗后私通，走得路熟，做得事惯，渐渐不避耳目，不顾利害，自然败露出来。那隗后少年贪欲，襄王虽则宠爱，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当了，不时在别寝休息。太叔用些贿，使些势，那把守宫门的，无过是内侍之辈，都想要道：“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周王一旦晏驾，就是太叔为王了，落得他些赏赐，管他甚帐？”以此不分早晚，出入自如。

却说宫婢中有个小东，颇有几分颜色，善于音律。太叔一夕欢宴之际，使小东吹玉箫，太叔歌而和之。是夕开怀畅饮，醉后不觉狂荡，便按住小东求欢，小东惧怕隗后，解衣脱身，太叔大怒，拔剑赶逐，欲寻小东杀之。小东竟奔襄王别寝，叩门哭诉，说太叔如此恁般，“如今见在宫中。”襄王大怒，取了床头宝剑，趋至中宫，要杀太叔。毕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